

“口述历史在中国”丛书

丛书主编 丁俊杰 崔永元

口述历史 在中国

第二辑

林卉康学萍
主编

跨学科应用与

公共传播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口述历史在中国”丛书

丛书主编 丁俊杰 崔永元

口述历史 在中国

第二辑

林卉康学萍
主编

跨学科应用与

公共传播

Q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述历史在中国. 第二辑, 跨学科应用与公共传播 /
林卉, 康学萍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1

(“口述历史在中国”丛书 / 丁俊杰, 崔永元主编)
ISBN 978-7-5598-1336-7

I. ①口… II. ①林…②康… III. ①口述历史学—
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316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长沙县榔梨街道保家村 邮政编码: 4100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4.75 字数: 270 千字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传承·传播

——口述历史的使命

口述传统古已有之,人类文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代代相传。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记录和传播手段更加丰富多元,口述形态得以保存并发展出现代口述历史。很多默默无声的普通人乃至弱势群体借由口述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同群体、不同世代之间也因口述历史找到沟通 and 理解的桥梁。

家是我们成长的起点,家的历史和记忆中藏着每个人漫长的来路。在第二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几位到场嘉宾的发言让我们切身感受到口述历史在家族情感连接与文化遗产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崔永元(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创始人)

我从小就特别崇拜我父亲,因为他参加过很多战役,渡江战役、广西十万大山剿匪等。他的一只胳膊负过三次伤,敬礼都只能反着敬。从小父亲还给我讲很多战争故事。等我做起口述历史,忽然有一天想到儿子在做口述历史,却连父亲都没采访过,就委托同事到家里采访他。可是非常遗憾,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他那个时候开始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到了去年,连我都不认识了,而现在,家里每一个人他都不认识了。关于父亲的口述,就没办法满足“亲历”和“亲见”原则,只能由我这个“亲闻者”来讲述他的经历了。

我由此想到,这可能是一个人的经历,一个儿子不太了解、也没法儿准确描述父亲有过哪些经历。往大了说,有多少人能描述我们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乃至人类的历史?如果这些经历我们全都无法描述,那么我们就是苟且地活着。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关注口述历史,关注中国的口述历史,让它成为一个热词,成为一门显学,成为一个行业,成为一个学术高地。

丁俊杰(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口述历史在中国”项目自启动两年多以来,受到了海内外众多同行的关注。这一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术讨论空间的延展和学术思想的碰撞,使越来越多有志于口述历史的同人获得进入这一领域的接口。统计数据显示,在活动参与者中,青年学生、教师的数量和比例都呈明显上升趋势,我们已经成为这股“口述历史”热潮的引领者。

在行业和学术交流之外,不少故事也令人动容。比如,首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征文启事发出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专业馆员曹淑文女士受到启发,和家人一起为她的老父亲做口述历史采访,并提交了论文,而就在大会召开前夕,老人因病去世了。曹女士在给我们的邮件中写道:“这篇论文含着生命及情感。感谢组委会,是你们提供机会,促使我们记录下了不可再得的珍贵资料。”后来,曹家人又继续整理老母亲的生平资料,为父母两支续修家谱等,并连续投稿参与我们的会议。就这样,一个学术会议让曹氏族人更了解自己的家史,也把我们与一个大家庭连接起来。

我想这也是口述历史的意义所在。世界各地的每个家庭、个体都有故事在发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记录,或者收集这些回忆,并加以保存、整理和研究。

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荣休教授)

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口述历史工作,是欧洲最早开展口述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40年前我出版《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第一版的时候,只有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少数国家先后开启了口述历史实践之门,随后口述历史的影响力才逐渐扩散至世界各地。

口述历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于青少年教育和代际传承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要做好口述历史采访,不仅要学习如何倾听、提问和合理运用语言,还要学习相关的历史知识。通过学习背景知识可以让年轻人了解祖辈的过往和社会发展的历程,同时也获得理解他人,进而改变自己的机会,这个过程会使每个人的生命更加完整和丰富;此外,口述历史工作对录音、录像、影像编辑、网页制作及文件存档等技术都有一定要求,掌握这些知识和技术会让年轻人在社会基本技能方面得到拓展。

年长的人能轻易感知多年来生活中的各种变化,但对孩子们来说,去想象他们父辈祖辈的早期生活是困难的。口述历史,为父母和孩子或祖辈和孙辈之间达成理解提供了交流空间,使他们获得了解过去和感受时代变迁的宝贵机会。回顾口述历史人的历史,我们为已经做过的口述历史采访感到庆幸;因一些还没来得及收集,当事人却已离世的经历感到遗憾。而只有继续做口述历史,质疑和遗憾才有可能得到部分消解。

钱文忠(复旦大学教授)

我是做历史学研究的,本来并不关注口述历史。但记得是1984年,18岁的我已经有幸认识了很多老先生,也听他们口述了很多东西。但非常遗憾,当时没有将这些都记录下来。我很高兴现在追随崔永元先生,能够为口述历史摇旗呐喊,弥补自己当年的一些缺憾。

我曾在讲座上调查听众中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曾祖父的名字,知道的人非常少。我想如果我们从自己做起,先回去问问自己家里的老人,一代一代追溯,弄清楚自己的血脉来源,个人记忆和民族历史就都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和传承,更多的人也可以由此获得说话的机会。历史应该是非常多元的,应该是有多种角度的,应该是有多种叙述方式的。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是不同的,口述历史给了这种不同一个呈现的机会。

任何人都希望寻找真实。真实虽然不一定能寻找到,但却可以无穷接近。在无穷接近真实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明白:其实口述历史关乎每一个人,关乎一个家族,关乎一个民族,关乎一个国家,关乎一种文化,甚至于关乎整个人类。

托马斯·B. 戈尔德(Thomas B. Gold,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1979年,我作为美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来到中国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整个社会处在一场重大变革前期。虽然我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但是由于对中国的浓厚兴趣,我也和同学们一起做社会调查,对普通百姓进行访谈。通过三十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我深深感受到当代中国社会变化的快速和深刻。

作为社会学家,我们会收集各种类型的资料作为研究素材,比如学术报告、研究专著、回忆录、报纸、广播资料,甚至小说和电影,这样可以获得更广泛的了解。口述历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记录手段,可以让我们从微观层面了解不同个体的经历和观点,对于经历过重大变革的中国社会,做普通人口述历史访谈的意义就更为突出。

就个人而言,在母亲80岁的时候,我们三兄弟请了一位口述历史专家给她做访谈,留下了大约8小时的录音带。母亲的记忆可以说是一个宝库,我们家四代的情况她都非常清楚,我想这些保存下来的录音带将会成为我们家的传家宝。

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我得到三点体会:第一,做研究要抱持开放的态度,要善于运用意想不到的资料和机会;第二,要站在访谈对象的角度,了解他们对世界、对社会的看法,不要把自己固定的框架和概念强加到研究对象身上;第三,要反思自己的角色,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思路,做自己的研究。

(嘉宾按姓名拼音首字母排序)

序二

第二届“口述历史在中国” 国际研讨会专家评议节选

陈墨(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

参会的论文体现了口述历史的多样性。口述历史应该被定义为对个人记忆的采集、收藏和开发利用,而个人记忆库是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图书馆,不同学科都可以从中获取资源。但同时,一些论文需要注意基本的学术规范。我们当然要从口述史的经验当中努力提升自己,努力把它概念化,而要概念化,仍必须建立在学术标准和规范之上。

旦赞·娜仁图雅(Danzan Narantuya,蒙古国立大学教授)

整体而言,各个领域的口述历史实践都非常值得肯定,但是这些实践都应该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范式。首先,要明确研究目的,即这项研究是为了什么而做;其次,要理清达到这个目的的思路和方法,即从哪些人群中用什么方法获取资料;再次,要对相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即梳理和评价已有研究成果;最后,应对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并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呈现。

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探讨纪录片运用在高校口述历史教育中的可能性,对推进学科建设与发展有重要意义,这在当前的口述史研究和教学当中确实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是口述史表现方式上新发展和新扩充的一个标志。影像能够将仅仅依靠声音和文字无法表达的新的文化形态更直观地表现出来,讲述者在屏幕上的表情能够充分调动观众的情绪、情感,给学生带来一种全新认知体验,过去的声音也变得有温度。

高海涛(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研究专员)

口述历史受访者的讲述内容往往涉及年代久远的历史,受访者表达时也常常使用动

作、语气、语调等副语言,书面语言语法和口头语言语法也有区别,因此口述历史校注者必须结合各种手段使受访者的原意在文稿中得以体现,否则就会导致历史信息诠释得不完整和不准确。把口述内容整理成文稿的方法主要是去除讲述枝蔓,将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讲述进行归类合并等。

郭晓明(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首席记者)

档案馆是口述历史资料采集、保存和研究工作中的一支重要队伍。高等院校的档案馆等机构对校史进行搜集的同时,在学生中开展口述历史实践活动,并在这个过程中给予指导,不但是高校档案馆有益的业务拓展,也是一个难得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机会。建议工作开展过程中最好通过签署法律协议来约束双方。

赖素春(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史中心高级研究员)

我是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因此希望可以把口述史的概念厘清。尤其是在中国,口述历史正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非常多的领域都很愿意用口述史去做研究,现在已经有人专门修口述史的硕士学位。大家对此的定义越来越多,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可以完全建构出中国特有的口述史的方法学,而未来的发展也就蕴藏在这些不同的定义和多样化的实践中。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口述历史写作讨论的是口述历史资料的呈现方式问题,原始的口述历史音视频可以听到受访者的语气、语调或看到受访者的表情等,将声音转成文字有利于扩大其传播范围,但是口语直接转录成文字的阅读效果又会受到影响,因此对原始口述历史音视频资料文字化的问题进行探讨非常有意义。建议在整理出版口述历史写作作品时可以附上口述采访的原始记录,让读者有机会自己去体会。

保尔·汤普森(Paul Thompson,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荣休教授)

对于口述历史来说,更重要的是实际操作层面的研究。即我们需要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如何从一个群体的共性当中提炼出需要的采访对象,如何去采访他们,或者寻找不同的人群去倾听同一个事件的不同声音。那么这是一个“how”(怎么做)的问题,而不是首先从理论上探讨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多么的可靠,或者有多么的不可靠。这也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如何去采访他们显得更为重要。

托马斯·B. 戈尔德(Thomas B. Gold,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论文中提出在学生中开展口述历史项目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有类似尝试:设立一个研究项目,开放学生申请,并领导和监督学生采访的过程,实践证明团队合作和定期分享及总结对学生的成长非常有益。鼓励学生拍摄口述历史纪录片是很好的教学方法,建议在实施过程中注意主题内容和历史背景的关系。

杨祥银(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

第一,口述历史仍应以实践为先,与其记录一个人的一百个小时,不如一百个人每人记录一小时,因为口述历史的影响力真的是基于量的积累。第二,口述历史理论的深化需要引入跨学科的概念,这既包括口述历史对其他学科产生的影响,也要求口述历史接纳并吸收其他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第三,口述历史教育应该在院校尽快开展起来,课程要结合学生的口述历史实践,而不是单一地去传授口述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生中播撒“口述历史”的种子,对于今天的中国非常重要。第四,加强论文撰写的学术规范意识。只有这样,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之路才能走得更好。

张钧(口述历史学者)

从不同论文中涉及的项目可以看出,口述历史的方法正在应用于各种不同领域,尤其是探寻家族口述史的行动让人感佩。可以将运用口述历史方法的过程和细节进行更为全面的阐述,会对其他人更有借鉴意义。项目研究中获得口述历史访谈资料应该保存起来,同时把已有的现成的口述历史资料应用起来,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专家按姓名拼音首字母排序)

目 录

序言

Preface

传承·传播

——口述历史的使命 001

第二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专家评议节选 004

I 口述历史理论探讨

Discussion on Oral History Theories

论口述历史证据可靠性的言语记录本位 张锦 003

浅谈口述史的史料意义和注释规范 廖梅 023

摄影如何呈现口述史

——对口述史摄影的思考 蒋蕾 荆宏 033

记忆的情感真实与叙述的合理想象

——关于底层记忆的几点思考 姜成洋 043

口述史发展的三个向度：理论、方法与实践 白帆 053

从“动机”看口述历史的参与路径 周俊超 063

II 口述历史学科建设与教学实践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公众史学学科体系下的口述历史 王艳勤 075

择善而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硕士项目概览 王宇英 085

口述史在专科生通识类课程中的教学实践与思考

——以忻州师院专科部为例 任智英 092

在高校普及口述历史理念的实践探索 柯莹 103

III 口述历史公众传播与普及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Oral History

走近“牛干冬”

——马来西亚槟城乔治市文化遗产机构口述历史试点项目 赖素春 115

搭建百姓口述史料征集平台

——基于如皋市紫陌口述史料馆(筹)“我的老故事”项目 周子华 129

公共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历史传播

——以微信公众号为例 邓啸林 谢莹 徐珂浩 141

口述历史视域下的“大众观察”日记的思考 李慧波 陈政宏 王玥 152

IV 口述历史实践个案

Oral History Case Study

寻根问祖中的口述史体验 曹淑文 曹书元 161

“二战”期间侵华日本人口述史采访调查与研究 田刚 李素桢 183

亲历口述：一种研究方法的实践之路

——演员养成口述调研记录 康健 199

海外华人口述历史实践：从访谈到媒介传播 肖元恺 210

后记

Afterword 林卉 217

I 口述历史理论探讨

Discussion on Oral History Theories

论口述历史证据可靠性的言语记录本位

◎张 锦〔1〕

摘 要:

既往的口述史学理论研究中,在口述历史可靠性受到质疑时通常采取强调一切材料主观性的相对主义辩护策略,这种做法缺乏理论建构,甚至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系统的口述历史证据理论对于口述史学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对于档案型口述历史还是社会史家型口述历史而言都是如此,进一步地,该理论还可能弥合两者之间的分歧。言语记录本位是这一证据理论的起点和核心,它可以帮助阐明口述历史证据与其他史料证据,特别是一般档案证据之间异同的实质。本文初步从记录与前提、记录与事件、记录与历史烙印、记录与言语、记录与纪录等多个维度阐述言语记录本位的内涵,进一步阐述言语与言语记录可靠性多个方面的层次性:目标史实的转述层次、表层语义与深层语义、文字档案言语与口述言语、有意识的言语表达与无意识的言语表达、存档的言语表达与大众传播的言语表达。

关键词:

口述历史;证据理论;档案型口述历史;言语记录本位

On Speech Recording Standard for the Reliability of Oral History Evidence

◎ Zhang Jin

Abstract:

When the reliability of oral history is questioned, previous oral history theory constructions were inclined to apply a relativism defending strategy taking emphasis o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all materials with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even having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the social credit and academic foundation. Theoretical system of oral history evide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ral history theory construction, both for the archival oral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ian's oral history, in turn, bridging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m. Speech Record Standard could play a good job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core of the evidence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1〕 作者简介:张锦(1967—),男,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三硕士,研究方向:电影档案(视听档案)、纪录片、电影创作理论、外国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等。

cle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vidence of oral history and other historical evidence, especially the normal archival evidence. The meaning of Speech Record Standard has been accessed preliminary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Recording and Presupposition, Recording and Events, Recording and Historical Imprints, Recording and Speech, Recording and Documenting, further expounds the hierarchy of the speech and speech recording for Oral History; The Hierarchy of Reporting for Aiming Event, Denotative & Connotative Meaning, Archival Speech and Oral History Speech,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Expression, Expression for Archiving and for Mass Communication.

Keywords:

Oral History; Evidence Theory; Archival Oral History; Speech Record Standard

对口述历史之历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丽贝卡·夏普利斯(Rebecca Sharpless)曾提到:“现代口述历史运动的参与者们很喜欢凝视其古代的起源,常常会愉悦地指出,在书写文字诞生之前,所有的历史(记录)都是口头的(或口述的)。”^{〔1〕}看来对这种“古已有之”的执着中外皆有。不过,很少有口述史学者在这里提到,传统上依据口头证据这种“道听途说”来源的历史书写或探究在学术化的历史学诞生之后并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传统。事实上,学术化的史学——相对主流的观点是兰克史学——的诞生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道听途说的口头传统的摒弃从而走向“科学化”。毫不奇怪,笔者曾经提到:

中外很多学者,例如丽贝卡·夏普利斯和王宇英等人都提到:“口述史的合法地位至今还没有得到史学界的公认,仍然有历史学家认为不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历史不是严谨的、令人满意的历史,他们怀疑口述历史的可信性,认为口述史料的来源并不是历史现场的即时痕迹,而是当事人若干年后的回忆……”^{〔2〕}

因此,口述历史的目的,无论是作为历史陈述的真实性还是作为档案史料的可靠性,始终都是其最为关键的要害而颇受诟病,也是口述历史实践力图得到正统史学界承认的核心乃至首要问题,也几乎是任何一个口述史学者在论述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笔者此前曾在相关的论著中系统地阐述过将现代口述历史实践视为一场视听时代档案纪录覆盖范

〔1〕 Rebecca Sharpless, “The History of Oral History” in Charlton and T. L.(eds.), *Handbook of Oral History*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2006), p.19.

〔2〕 张锦:《再论作为视听档案实践的口述历史本体》,载林卉、刘英力主编《口述历史在中国(第一辑):多元化视角与应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19页。引文转引自王宇英:《当代中国口述史:为何与何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第2页。

围的扩展,^{〔1〕}并以此建立针对实践的理论体系,而档案系统的本质,便是建立社会记忆的可靠性证据体系,因此,口述历史的证据理论便是其关键的一环。在此,笔者首先确立言语记录作为口述历史证据可靠性的基点,也是证据理论的起点与核心。

1 口述历史作为证据

针对口述历史可靠性的学界质疑,口述史界常用的应对策略是指出各类以文字为基础的传统文献史料也同样不可靠,甚至包括档案材料:“既然所有的历史论证方式,无论是档案、公开传播资料,包括口述历史,都有可能有它的短板的话,那么我们都可以采取相信或者不相信的态度,应该同等对待。”(崔永元语)美国口述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chie)在论述口述证据的时候,也开宗明义地提到:

处理口述历史要像处理任何其他形式的证据一样严肃谨慎。及时记载的史料有其直接性,也不受后续事件的影响;但是那些史料会不完整,夹杂错误,甚至是写来混淆视听、误导他人的。^{〔2〕}

他接着举了一个白宫备忘录中子虚乌有的记录作为例子,来导出一个引用档案表达出错的结论:“一则引以为戒的故事——不去质疑核对出处而依赖档案馆的资料。”^{〔3〕}当然,还有被引用得最多的是来自口述历史“欧洲派”的英国学者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的一段著名论断:

来自人类感知的每一种历史资料来源都是主观的,但是只有口头资料来源容许我们向这一主观性提出挑战:去拆开一层层记忆,向后挖掘到记忆的深处,希望达到隐藏的真理。^{〔4〕}

尽管如此,保尔·汤普逊的观点仍然被一些文化研究者质疑为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

〔1〕 比较系统的阐述可参见张锦:《电影作为档案》,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2〕 [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王芝芝、姚力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第111页。

〔3〕 [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第112页。这段话里奇引自Lewis L. Gould (ed.), *Watching Television Come of Age: The New York Times Review by Jack Goul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2), p.21.

〔4〕 [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第184页。

因为“他对(口述)访谈精确性的强调以及不愿意将口述历史视为一种文化产品”^{〔1〕},从而暴露出他将口述历史访谈视为一种“资料”(data)的观念。那么反过来说,相当一批口述史家并不愿意将口述历史访谈视为一种档案资料与历史证据,而更希望将其作为文化产品或文化研究的“本文”(text)。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前主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前主席罗纳德·格雷尔(Ronald J. Grele)正是在此将口述历史实践区分为两种类型,即主要分布于美国的档案型(Archival)与主要分布于欧洲的社会史家型(Social Historian's),保尔·汤普森其实是后者的代表,而唐纳德·里奇则相对属于前一类。当然,这里的“社会史家”并不等同于20世纪60年代激进主义运动之前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那些传统历史学者,他们更多是原来活跃的政治活动家转而进入历史学界——这个历史学界与我们前述的“正统的”历史学界并不是一个重合或从属的概念。相反,恐怕在格雷尔看来,反倒是档案型口述历史距离正统的学术界更近。社会史家与同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欧洲媒介研究以及英国文化研究更具亲缘,力图将历史还给人民,用草根历史书写来替代精英历史,从而更愿意将口述历史作为对抗传统官方历史话语霸权的意识形态、政治运动乃至社区疗伤的工具,特别是还要利用大众传媒。

笔者始终在论述将口述历史作为视听档案实践的思路,那么毫无疑问基本的观念属于格雷尔所说的档案观(这里与多学科、跨领域研究问题无关,仅仅是一个实践活动定位的问题,同样需要跨学科研究)。在论述过程中,笔者曾提到有口述史学学者将口述历史分为两个阶段:档案阶段与类似于社会历史运动阶段,并因为后一阶段的后发兴起而否定前者的属性。笔者赞同格雷尔的看法,将两种口述历史观视为两种思路而不是两个阶段。事实上格雷尔也分别提到两者并没有截然的分界。例如他提到保尔·汤普森并不是这一口述史观中唯一持有证据理念的学者,甚至还有更突出者如现代口述历史的发起者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那样,声称口述历史的“采访人责无旁贷,通过严格的交叉验证获取清晰明确和诚实的回答也是其职责”^{〔2〕}。而笔者的论证实际并非驳倒另一派的观念,而是一种以档案观为基础融合彼此的企图。文章开始的基本命题表述包含了解决两种观念鸿沟的解释模型,例如笔者曾否认社会历史观所持有的口述历史“人民性”而替之以“个体性”,让口述历史实践重归“工具性”(instrumental),人民性只不过因为此种工具低廉的成本而能够更好地为弱势群体利用而已,从而将之归属为一个工具利用的问题。社会历史观对档案观最主要的批评——口述文本与历史记录的主观性,则归入整个学术共同体,包含档案学与历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共同经历的后现代主义解构转向,而不是只看

〔1〕 Ronald J. Grele, "Oral History as Evidence" in Charlton and T. L. (eds.), *Handbook of Oral History*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2006), p.53.

〔2〕 Ibid.